

清代书法家郑簠的访碑活动

薛 龙 春

明万历(1573—1619)间《曹全碑》的出土,吸引了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1593—1652)、傅山(1607—1684或1685)、郑簠(1622—1693)、陈恭尹(1631—1700)、朱彝尊(1629—1709)等人,将其作为临摹的范本。梁章钜(1775—1849)跋《朱竹垞临曹全碑册》云:

汉隶在前明几成绝学,至竹垞而力思复古,而曲阜、任城诸刻始盛行于时。《曹全碑》以晚出完好,故刻意模仿。同时如程穆倩、林吉人、顾云美、郑谷口辈自命为能书八分者,皆先生为之提唱也。^①

一方面,人们逐渐认识到隶书必须向汉碑学习,才能与元明植根刻帖隶书的面貌拉开差距,另一方面,清初学者的访碑活动又启发了书法家们开阔视野的径途。出于多见汉碑、学习完好汉碑的目的,一些书法家也加入到金石学家访求汉碑的队伍之中,郑簠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郑簠,字汝器,号谷口、谷口农、谷口惰农、谷口农民、谷口老农等,人称谷口先生^②。生于明天启二年壬戌(1622)^③,卒于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④。原籍福建莆田,明洪武年间(1368—1398),祖父辈迁徙至金陵(今江苏南京)^⑤。

①梁章钜:《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卷十,《中国书画全书》第9册,上海书画出版社,第1056页。

②靳治荆《思旧录》(影《昭代丛书》本,《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28册,上海书店,2000年)曰:“簠字汝器,……自号谷口农。故无论识与不识,皆知白下有谷口先生者。”(第643页。)据“一件标志郑簠书法走向成熟的作品:郑簠法书真迹六种”(《书画艺术》2004年第4期,第49—51页。)所附图版,郑簠还自署书癖老人、良常山人等。

③张在辛《隶法琐言》:“余之诣郑谷口先生也,在康熙辛未,先生已七十矣。”(民国)震钧辑:《国朝书人辑略》引(影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0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4页)。逆推郑簠当生于天启二年。

④《思旧录》:“会壬申秋,余别人关,越岁传凶闻。”(第644页。)可知郑簠当卒于康熙癸酉年。叶舟《广印人传》称郑簠卒于康熙甲戌(1694),误。

⑤《思旧录》:“(郑簠)本贯莆田,世居江宁。”(第643页。)陈作霖纂述:《金陵通传》卷十七《吴郑严周张周谢传第八十二》:“郑道先(先一作光),字韬菴,宋监门侠之后也。明洪武时,自闽迁金陵,遂为上元人。”(清光绪甲辰瑞华馆刊印本,第13页。)

他兄弟七人,郑簠排行最末。除了郑簠,诸兄名皆不著^①。

郑簠青年时正值明清鼎革,他未曾出仕,而是秉承父祖之业,以行医为隐。他的医术在当地相当出名,直到晚年仍日“以医道应酬”^②。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因为疾者盈门而打算逃其医名,李渔(1610—1680)为此专门作诗讽劝^③。于行医之外,郑簠尤工隶书,得到名重一时的大学者朱彝尊、阎若璩(1636—1704)等人的交口称赞。朱彝尊将他的隶书视为本朝第一^④,阎若璩则干脆称他为书坛“圣人”,与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等大儒并列。在给戴唐器的一封信中,阎若璩说:

(本朝)十二圣人者,钱牧斋、冯定远、黄南雷、吕晚村、魏叔子、汪苕文、朱锡鬯、顾梁汾、顾宁人、杜于皇、程子上、郑汝器,更增喻嘉言、黄龙士,凡十四人,谓之圣人。^⑤

一位在世的隶书书法家被学者尊奉为“圣人”,这在书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郑簠的隶书受到如此的尊崇,与他广习两汉碑刻有莫大的关系。而广习的前提自然与他的广求分不开。康熙丙辰(1676)之秋,郑簠北游山东、北京等地,手拓并购求汉碑,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次出行。是年仲秋时节他在去北京的途中道经山东曲阜,游览孔庙,“摩挲汉碣,手拓数种”,并临写汉碑赠送给盛斯社先生;十月朔日作客北京,在馆舍临摹《曹全碑》,并为天石先生临汉碑立轴,所临汉碑或即刚刚拓自山东^⑥。秋末时他访问了大收藏家孙承泽(1592—1676)之子孙櫜(茂叔)兄弟,这一年孙承泽刚刚去世。孙氏兄弟将家

①《金陵通传》卷十七《吴郑严周张周谢传第八十二》:“之彦子七。笏字讷臣,篆字颀书,笏字简史,筹字孺房,皆名诸生。笏幕游公卿间,尤喜谈经世之学。節以百总从唐王,死海上。符居金陵,奉一拂祠祀。簠字汝器,号谷口,亦能医。”(第14页)

②《隶法琐言》,第94页。

③李渔:《赠郑汝器》小引云:“汝器文人也,能诗工书,且笃友谊,以岐黄术噪名于世,疾者盈门,车无停轨,自以为苦,欲逃其名而不得,故作是诗以勉之。”(《笠翁一家言全集》卷六,清世德堂刻本,第19页)

④朱彝尊:《赠郑簠》有云:“邇来孟津数王铎,流传恨少无人披。太原傅山最奇崛,鱼须鹰跂势不羁。临清周之恒,委曲也得宜。勾吴顾苓粤谭汉,暨歙程邃名相持,未若簠也下笔兼经奇。”(《曝书亭集》卷十,清康熙五十年刻本,第2页—3页)朱彝尊列数清初隶书家,认为只有郑簠兼有典正与奇特,非他人可及。

⑤阎若璩:《与戴唐器》,《潜邱劄记》卷五,清刻本,第93页。在另一封给戴氏的信中,阎若璩又说:“尝谓《本草》解药性不尽,韵书解字义不尽。当寻名手如郑汝器八分、赵秋谷(名执信,1613—1682)行书写之,若杜首昌(1628—?)、宋曹(1620—1701),恶赖极矣。”(《又与戴唐器》,《潜邱劄记》卷五,第45页)很显然,阎对郑氏的推许,是因为他的八分书,而不是其他方面的成就。

⑥《澄怀堂书画目录》(清刻本)卷六著录。

藏碑拓供他“把玩”^①,观摩之余,他还临摹了孙氏收藏的北宋以前的《周穆王坛山石刻》拓本^②。

关于郑簠北游访碑,他的友人有较多记载。柳埏(1620—1689年以后)《赠郑八簠过阙里约书尼山碑》云:

……秣陵郑处士,笃行称有道。力学治养生,工书纵襟抱。寤寐《峒嵎》遗,寝食《石鼓》奥。驱车五岳游,金石恣蒐讨。探奇穷洞壑,披榛蒙虎豹。经行入仙源古县名,即曲阜地,高邱寻少昊。匍匐向孔林,古碣没幽篠。烂石螺星文,紫藓沉鸟爪。……^③

诗无年月,当作于是时。郑簠在曲阜攀萝扪葛,探奇寻幽,搜讨金石遗文,可谓不辞辛劳。但他并不像学者们那样在意文辞的完整以及这些文字的文献价值,而是希冀从片段隶书中,读到汉人的心灵之光。在山东,他曾亲至《礼器》碑下,摩挲椎拓^④,即使是对那些短碑残垣也不放过,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二十七《杂记》:“郑谷口簠云:‘山东城武县有汉张寿碑,已断,为俗令去思碑趺。予过碑下,见之,白诸县,起而树之署壁’”^⑤。颜光敏跋郑簠《汉隶九种册子》亦云:“己未岁,余在里中见东汉诸碑剝苔剔藓,锋鋟毕出,较往昔遂大不同。人言此谷口郑子过阙里,坐卧其下,手自磨洗者也。因知先生好古竺志如此”^⑥。仔细地剔出那些掩盖了刀锋的陈年苔藓,清洗尘封已久的碑石,然后才可以拓到最为接近书写真相的碑文,郑簠爱古之诚挚,椎拓之勤劬,与在秦地奔波的顾

①孙承泽是清初重要的碑刻收藏家,《金石录补》(《石刻史料新编》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卷二十七《札记》:“宛平孙北海先生,名承泽,官吏部侍郎。家在京师前门之东,藏金石文数十函,题曰‘墨缘重轮’。手字标题,印‘砚山斋图书记’。客至,焚香展玩,言不及尘事。”(第9133页)他的碑刻拓本椎搨时间都比较早,因而倍受重视,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中的大量内容都是为孙承泽的收藏作跋。孙承泽的儿子孙樵为曹溶之婿,因此砚山斋所藏,亦多有归倦圃者。

②参见柏巢:“一件标志郑簠书法走向成熟的作品:郑簠法书真迹六种”,《书画艺术》2004年第4期,第51页。郑簠法书真迹六种,私人藏。按,此文作者以“金台”为河北地名,误。金台即北京。又以退谷老人为郑簠别号,又误。退谷老人乃孙承泽别号。孙承泽在笔记中曾经谈到这件《周穆王坛山石刻》,见《庚子销夏记》卷四,《中国书画全书》第7册,第776页。

③王豫辑:《江苏诗徵》卷一一六,清道光元年焦山诗徵阁刻本,第27册,第11页。柳埏,字公幹,号愚谷,江宁人。家居长干,门巷清绝,诗画皆臻佳妙。据汪世清考证,柳生于1620年,1689年70岁时先著、戴本孝等皆有和诗,他至少活到1689年以后。见《艺苑疑年丛谈》,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

④郑簠《临〈礼器碑〉跋》:“曩□燕都,道经邹鲁之墟,亲至碑下。”(杨晋轼:“郑簠及郑簠摹汉碑四种墨迹”所附图版,《书谱》1988年第5期,第30页)

⑤《金石录补》,第9141页。

⑥李放:《皇清书史》卷二十九,影《辽海丛书》本,《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38册,第274页。

炎武如出一辙,尽管二人的出发点并不相侔^①。在山东,他还和次年即去世的刘体仁(1612—1677)相遇于任城舟中,并邀请刘过其寓馆,出所揭汉碑及阙里题名以赠,刘氏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得以尽观郑簠所临古碑。他在一段题跋中写道:“此道荒榛久矣,士人略识字,便遂俗学,真能好古寻源者又徒托之辨证,所谓了然于心而不能了然于手者,不学之过也”^②。对于郑簠既讨其本源(了然于心)又肆力临摹(了然于手)表示赞赏。

柳埏《赠郑八簠过阙里约书尼山碑》又云:

……阙里载抠衣,衍圣为屣倒。慕君善汉隶,晋唐习皆扫。请书《尼山碑》,受命事非小。篆额丽奎章,鸿词俟丹诏。行间列九洛,撇画开四兆。披薤猎皇象,飘鸾出章草。峨峨建琉璃,巍巍揭云表。拗诃烦万灵,照临非二曜。君名诚附骥,长与天地老。^③

可知郑簠此行还受到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1657—1723)之约请,书写《尼山碑》^④。按,“尼山在县东南六十里,本名尼邱山,以避圣讳去一字,即颜母所祷也。山五峰连峙,名五老峰。书院在中峰之麓下,有坤灵洞。北为中和壑,其流为智源溪,溪即沂水之源。宋仁宗皇祐二年以尼山为孔子诞生之地,封山神为毓圣侯”^⑤。又《阙里文献考》卷十三《林庙》尼山书院条:“国朝康熙十三年,六十七代衍圣公又加修饰,易围墙以砖石”^⑥。郑簠康熙十五年秋天经过山东,正好为重修的尼山书院书写碑刻。此次山东之行,他还见到了篆刻家张贞,为作隶书轴^⑦。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十有《赠郑簠》一诗,作于郑簠北游结束南归之时,

①《金石文字记》(《石刻史料新编》第12册)顾炎武自序云:“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扞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第9191页)

②刘体仁:《跋郑簠〈临曹全礼器合册〉》,《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22册,第167—168页。

③《江苏诗徵》卷一一六,第27册,第11页。

④胡艺“郑簠年谱”(《书法研究》1990年第2期,第116页),将此诗系在1675(乙卯)条下,云:“此顷将游阙里,柳埏以诗约书尼山碑。”作者以为乃柳埏邀约郑簠书写《尼山碑》,诚未明诗义而致误。

⑤孔继汾:《城邑山川》,《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九,曲阜师大图书馆藏本,收入《孔子文化大全》,山东友谊书社,1989,第646页。

⑥同上注,第238页。又宋际、宋庆长《山川志》:“尼山在县东南六十里,即颜母所祷处也。其东有颜母山,其西有昌平山,山脉皆自泰山来,其众山连络环拱,不可胜数。”(《阙里广志》卷五,影清康熙十三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0册,第298页)

⑦张贞,字起元,杞园为其号,山东安邱人。康熙间官翰林院待诏。他曾于康熙间数次南下扬州、南京、苏州等地游历。《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下系谷口《为张杞园作隶书轴》。张贞的儿子张在辛在郑簠晚年时曾到南京向他请教书法。

这是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此前已经神交二十载。郑簠向朱彝尊介绍了他在山东一带的摹拓活动,朱氏一定也观摩了郑簠行囊满载的收获,诗中写道:“任城学官阙里庙,罗列不少汉人碑。簠也幽寻遍摹搨,羲娥星宿摭无遗。”^①

十多年后的康熙己巳(1689),孔尚任(1648—1718)从扬州任上来到南京,拜访他早已心仪的隶书家郑簠,写下了《郑谷口隶书歌》,尽述郑簠北行访碑的艰辛与细致。歌云:

鲁中汉碑存十一,任城有三阙里七。郑固墓铭峙东平,苔蚀榛荒亦未失。汉碑结癖谷口翁,渡江搜访辨真实。碑亭凉雨取枕眠,挾神剔髓叹唧唧。恍恍拱揖汉代贤,梦中传授点画毕。蝉翼响搨携满囊,晓风吹须策驴疾。归未检付高手工,蜜香侧里装成帙。碑额碑侧碑阴完,《集古录》中无缺逸。文檀为函玉为笈,琳琅金薤照晴日。^②

无论是劳顿还是收获,在见到孔尚任这位小他26岁的后生时,郑簠悉数捧出,娓娓道来,足见山东之行在郑簠一生中的重要与难忘。孔氏以为,郑簠拓碑之多,已过欧阳《集古录》,而且碑阳、碑阴、碑侧都很完整。从北京回到南京以后,郑簠还将这些碑拓精丽装潢,洵可谓“汉碑结癖”^③。

此次北游不仅大大开阔了郑簠的视野,丰富了他的收藏,而且快速传播了他的隶书名声,施闰章(1618—1683)《愚山全集》卷二十二《酒间赠郑谷口》云:“八分健手天下知,片纸尺璧传京师。诸王列第遍题楔,五岳名蓝半写碑。”^④很显然,郑簠能经常得到邀约,为王宫题匾,为名山写碑,与因北游访碑而迅速提升的知名度有很大的关系。

叶奕苞《金石录补》称郑簠“好金石文字,东岱、西华、孔庙诸碑,皆策蹇身至其下,手自摹拓。”^⑤曹溶《留别郑汝器》亦称郑氏“远游曾剔秦人碣”^⑥。“许士佐《题郑谷口隶书》同样谈到郑氏“探碑阙里渡河陇,洗剔无分炎与腊”^⑦。可知山东之外,他还到过陕西,寻访秦地碑版。遗憾的是,郑氏何时前往陕西(或许就是北京之行中曾转道三秦?)以及在陕西活动的直接资料,我们未能获见。

除了这次重要的远途访求活动之外,郑簠在江南地区也时常与友朋搜求

①《曝书亭集》卷十,第2—3页。

②孔尚任著,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卷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页。

③谷口印章还曾使用过“癖汉”,前引文“一件标志郑簠书法走向成熟的作品:郑簠法书真迹六种”所附图版(《书画艺术》2004年第4期,第49—51页)。作者将印章释为“痴汉”,盖误。

④施闰章:《愚山全集》,清乾隆刻本,第11册,第9页。

⑤《金石录补》卷二,第8995页。

⑥曹溶:《静惕堂诗集》卷三十六,清雍正三年刻本,第9页。

⑦许士佐:《野耕集》,汪世清先生手抄,白谦慎先生提供。许士佐是黄生(1622—?)的学生,生平不详。

古代碑刻,并乐此不疲^①。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二《汉牛迹山茅君碑》:

右碑在江宁府牛迹山,西汉永光五年立。友人郑簠谷口报予云:顺治初年尝有搨本,残缺存数字。黄冠拒人搜索,瘞之败垣下。先贤陈芹洪崖诗有“绝巘金牛迹,元宫玉版书。”谓此碑也。谷口……许觅此碑见惠,姑俟之。^②

郑簠曾见过《汉茅君碑》的顺治拓本,于是在江宁牛迹山寻觅,并承诺如果找到了这块碑刻,会手拓一份赠送给同样有金石之好的叶奕苞。

江宁尊经阁的《天发神谶碑》,曾在南京掀起一股寻访与研究的热潮,朱彝尊、周在浚、王概(1645—约1710)、王蓐、郑簠等都参与其事。朱彝尊在给周在浚《天发神谶碑考》作的序文中说:

祥符周雪客侨居江宁之汝南湾,去黉宫甚迩。岁在戊午(1678)三月,偕余诣尊经阁下,观吴时《天发神谶碑》。石三段,文字艰晦不可读。逾三年(1681),予以典省试再至江宁,雪客语予合三段之石,审其断处联贯读之,文义既从,字亦可以意辨。乃先列其文,援据载记,作《天发神谶碑文考》一卷。^③

在1678年与朱彝尊一同探访《天发神谶碑》之后,周在浚对这块不可卒读的三段碑进行了文字上的考证。此后,王蓐又作《天发神谶碑文考附录》。《附录》中说:“朱竹垞太史典南闱试,事毕与周雪客讨论此碑。予出借搨参考,郑谷口亦出所摹书定政之。思维旧文,又补三十一字,仍有偏旁字脚不可会意者数字”^④。显然,郑簠曾访得碑拓,并加模仿^⑤。他的摹本还是学者们正定《天发神谶碑》文字的依据。

乘着康熙辛酉(1681)典江南秋试的机会,朱彝尊得暇与郑簠等人一同寻访南京近郊摄山的《明徵君碑》与《萧秀碑》。《金石文字跋尾》卷四《跋唐明徵君碑》:“岁在辛酉十月,予与金陵郑簠、常熟王翬(1632—1717)、嘉兴周筮、

①郑簠对于江南汉碑了若指掌,《天发碑释后跋》云:“两汉碑版东南绝少,南省惟牛迹山永光五年《磨石碑》,溧水学宫光和四年《校官碑》,阳羨离墨山天玺元年《天纪碑》,留此数碑以待博雅君子,自有定评,略存古学一线耳。”(清)吴騫:《国山碑考》,清乾隆刻本,第19页。

②《金石录补》,第8995页。

③《天发神谶碑考》一卷《附录》一卷《续考》一卷,影民国十五年东方学会排印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8册,第562页。

④同上,第568—569页。又,梅文鼎,《梁崇此印谱跋》亦云:“金陵孙吴纪功碑断而为三,千五百年人不能句读,吾友周雪客、郑汝器搨而合之,三段皆相属,有文理,遂成完碑。”《绩学堂文钞》卷五,清乾隆梅穀成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3册,第424页。

⑤郑簠:《天发碑释后跋》,不仅著意于碑刻的释文,对于其书法特色亦有深入的研究。《国山碑考》,第19页。

平湖曹彦枢暨予弟彝玠同游是山，留信宿，各一通以归”^①。《曝书亭集》卷七十二《布衣周君墓表》说得更为详细：“岁在辛酉，予典江南秋试，榜既发，……游摄山，道见石辟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馀，将仆，人不敢近。君骑驴径诣其下读之，知是刘孝绰所制《梁安成康王秀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君登绝顶赋诗，于是上元郑簠以分书题名于壁，常熟王翬为绘作图”^②。周筼赋诗、郑簠题壁，都入王翬画中。碑拓收藏堪称雅玩，文人结群访碑则是不折不扣的雅集了。

除了亲历访碑，购买也是郑簠扩大碑拓收藏的重要手段。施闰章《酒间赠郑谷口》就有“兴耽古物宁论价”之句^③。叶奕苞《金石录补》卷六《汉王稚子阙画像》：“余见嘉兴曹侍郎所藏此二阙铭字，今归白下郑谷口矣。阙至今犹在成都，惜无有椎拓之者”^④。曹溶曾经收藏的《汉王稚子阙画像》后来成为郑簠的囊中之物，有可能郑簠是在曹溶歿后购进了其部分收藏。有时，郑簠也用自己的书法交换朋友手中的碑刻拓本。王弘撰《寄郑谷口》：

曩在白门，从李董自处得承教绪，独以未获从容游宴，挹汪汪千顷之度为怅耳。嗣是每睹墨翰，分法直逼汉人，私拟为近代第一手。太原傅青主、敝乡郭胤伯两先生差堪伯仲，王孟津所不逮也。弟有所求者，望即挥赐为感。顾亭林先生云，索古碑刻。今以案头所有《豆卢恩》、《冯刺史》二幅附寄。当涂令系弟至戚，凡有尊札，于彼寄之，至易也。亭林嘱致意。待嵩山碑搨到，当有耑札耳。^⑤

在信中，王弘撰不仅对短暂接触过的郑簠大加赞赏，认为他的隶书是近代第一高手。一番赞誉之后，王氏谈到郑簠曾托北上的顾炎武向王弘撰索求北地古碑刻拓本。王一边给他寄来了《豆卢恩》、《冯刺史》拓本，一边又向他索求书翰。在信的最后，王弘撰还说，等到获得嵩山的碑刻拓本，他会再寄给郑簠。显然，王弘撰是在用拓片来交换郑簠的书法，当然，这是郑簠十分乐意的。

王弘撰多次来到南方，并在南京居住过，他经常携带秦地碑拓与南方学者交流。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五《汉残碑十三字》：

辛酉之冬，白下郑谷口寄余札云：“故人王山史从华阴来，麓中有东汉残碑十三字，高妙醇朴，书体酷似酸枣令，它碑不及也。吉光片羽，幸入补录，特摹寄上。”适山史游吾郡，携此札访之。出搨本相校，不失毫发。谷口殆得汉隶之神者耶。^⑥

王弘撰拜访郑簠和叶奕苞，都带上了《东汉残碑》。叶奕苞看到拓片，马上补入

①《金石文字跋尾》，《石刻史料新编》，第25册，第18701页。

②《曝书亭集》卷七十二，第11叶。

③《愚山全集》诗卷二十二，第11册，第10叶。

④《金石录补》，第9018页。

⑤王弘撰：《砥斋集》卷八下，影清康熙十四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04册，第490页。

⑥《金石录补》，第9014页。

·补白·

傅增湘、邓镕书籍交往之又一证

《文献》2005年第4期刊登张廷银《鉴书喻理与世事人情之相容兼得——介绍几则地方志藏书题记》一文,其中提到傅增湘和邓镕在鉴赏和收藏古籍方面的交往,现再补一条材料。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的一部《刘舍人遗集》(索书号:29589),原为傅增湘先生收藏,在该书的扉页处,有邓镕的一首题诗(题记):

锐(绵竹杨锐)哲(富顺陈崇哲)吴(名山吴之英)雄(德阳刘子雄)
(四君皆一黄之隼,壬午科以优行贡太学,时称“英雄锐哲”。李序称光绪十二年以优贡廷试,盖误记也。)并有名,文园瘠渴竟戕生。犹胜桂误伍文党,却累昌黎赋永贞。(刘舍人遗集,辛未灯节沅叔先生购于厂甸,借阅一过,为题数言归之,以存乡先生掌故云尔。)

成都邓镕(钤有“忍堪居士”朱方印)

这是邓镕在读过傅增湘所购藏的《刘舍人遗集》之后题的一首诗。其中,括号内的文字为其自作的注释。诗中所说的杨锐、刘子雄等人都是晚清四川的著名文士,杨锐还参加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而刘子雄则曾任教于四川尊经书院,与王闿运、廖平等人交往较密。但他们不幸都短命而亡,所以诗中有“竟戕生”之叹。诗还借韩愈《永贞行》批评柳宗元改革之事,对杨锐等人的革新之举进行了辩解。邓镕借来傅增湘的藏书,仔细阅读,又在书上题写批语,然后归还原主人,这可见得他们二人之间的情谊,而且是藏书与阅书的君子情谊。

(朴子)

《金石录补》,而郑簠则马上心追手摹,居然“不失毫发”。

郑簠无疑是清初最为重要的完全出于书法目的之访碑者与碑刻拓片收藏者。访碑活动不仅使得他有机会多见碑刻(增加对碑刻文字的感性认识),而且可以精心而从容地摹拓(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拓本的精良)。在大量的比较鉴别与心追手摹的基础上,郑簠形成了独特的关于汉碑书法的艺术观念。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